

第七章 劉瑾死後形象的呈現

第一節：有關劉瑾的文學戲曲介紹

詩歌領域

曾入皇家大網羅，樊籠久困奈愁何。徒于禁苑隨花柳，無復郊原伴黍禾。秋暮每驚歸夢遠，春深空送好音多。聖恩未遂銜環報，羽翮年來漸折磨¹。

這是嘉靖年間御馬監右監丞王翹的《詠籠雀》，對於皇家牢籠的冷酷，宦官長期在困居宮牆之內的淒涼悲寂，描述的淋漓盡致，由本是宦官身分的王翹寫來感受特別深刻；明代宦官大多數出身貧寒，不通文墨，但宣德年間所設內書堂，教授宦官讀書識字，自此宦官始通文墨，文化水平提高，王翹即是其中一位。

其實明代宦官人數眾多，不管是大多數中下階層的宦官幾乎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，或是對劉瑾這樣少數呼風喚雨的閹宦，都提供了文人和民間不少的創作題材，雖然劉瑾自身文化修養不高，但以劉瑾為背景所創作的詩歌和戲劇的作品卻不少。在詩歌領域方面，早在正德初年，江南文人徐禎卿在朝廷擔任大理寺之職，當時劉瑾權勢如日中天，對於反對他的大臣進行整肅，羅織罪名，徐禎卿（西元 1479 年-1511 年）也看不慣劉瑾的跋扈，與劉瑾鬥爭，寫下《猛虎行》，他寫道：

上山晨採樵，下山逢猛虎，深林叢薄不可度，熊貔巉巖兮向我怒，虎欲食我，低頭據地而長號，使我心悲淚如雨，舍中無人言，父與妻下又無食，使我孤兒嗥拔劍，前致詞「爾胡不仁，至此為？」，凌

¹ 劉若愚，《酌中志》，卷 22，頁 14。

牙鋸齒，食人之肝，拒骨而撐屍，膏血布川谷，烏銜其肉，倒挂東南枝惻惻，草野中行，哭聲正悲！嬌女行採桑，道逢野虎，搏食之，滄浪之。天人不慈，猛虎瞑目若搖思，便復舍我，置道芻我，欲東歸，河無梁。綿綿邈邈，思我故鄉。嗟爾行路人，猛虎當關慎莫行，思我父母都辛苦。吁嗟！猛虎白額，狸斑而黑文，何不渡河而去，從彼豺狼群，城中咆哮竟夕。聞吾將訴汝：「泰山君，猛虎行，且莫歌，泰山之君奈若何」²？

詩中斥責劉瑾的苛政猛於虎的蠻橫，使得民間百姓苦不堪言；同一時期另一位高郵詩人王磐對於劉瑾當權，造成往來河下者無虛日，每到輒吹號頭齊丁夫，民不堪命，在大運河中耀武揚威，他寫下了《詠喇叭、朝天子》：

喇叭鎖哪，曲兒小腔，見大官舡來，往亂如麻。全仗您抬穀價，軍聽了軍愁，民聽了民怕，那裡去，辨甚麼真共假；眼見的吹翻了這家，吹傷了那家，只吹的水淨鵝飛罷³！

這首詩淺白易懂，一看便知是當時的鎮守太監或地方官員，爲了巴結劉瑾，搜括地方作物，對軍民所造成的困擾，落得水淨鵝飛的窘況，堪稱千古絕唱，更爲人所知。

正德四年（西元 1509 年），劉瑾在朝陽門外建玄明宮，令居民皆徙，墳塋數千家不能遷者，皆發毀，哀號之聲響徹城外，而李東陽舞文弄墨，還替玄明宮作碑記，稱頌劉瑾功勳，李夢陽爲了這件事曾在詩中感慨萬千道：「峨碑照輝頌何事，一諛死後一諛生」⁴，後來劉瑾被殺後，韓邦靖（西元

² 徐禎卿，《徐迪功詩集四卷外集三卷附錄一卷》，（台北：大立出版社，1981年12月初版），卷1，頁2。

³ 蔣一葵，《堯山堂外記》，收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子部冊1194，卷94，頁14。

⁴ 徐襄陽，《西園雜記》，收於《中國野史集成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3年），冊37，卷23，頁35，〈鹽邑志林〉。

1488年-1523年)曾去玄明宮參觀，寫下了長詩《玄明宮行》，其中有謂劉瑾：

千門萬戶誰甲乙，玄明之宮推第一。金碗常思埋甲盾，銅駝不解生荊棘。自古威權不到頭，九重一怒罪人收。幾人烈燄俱灰滅，一旦冰山作水流…門掩宮河十里長。山藏隴樹一千行。今古誰存三尺土？奸雄空作百年忙。…夕陽漠漠鶴遲歸，卻憶玄明全盛時。千人舉柝萬人和，九仞為台十仞池。…萬民累足臣屏息，四海離心主不知。從來偏重多擾患，自古末流難障捍。…只今不獨劉瑾盛，帝主旁前安可知？…三穴那能竊帝旁，萬機況復歸司禮⁵。

這首詩不僅揭露劉瑾建玄明宮的擾民，還對歷史和政治作了深刻的思考，批判皇帝依賴宦官，把大權交給司禮監，是完全錯誤的，且當九重一怒，就算大權在握的宦官也沒有好下場，所有的威風繁華瞬間灰飛煙滅，這首《玄明宮行》，擺脫了只描寫劉瑾現實的霸行，作者凝聚了深沉的觀察，提昇到歷史的高度，相當有價值。

另有一首描寫劉瑾，也是相當成功的詠史詩，曾擔任過兵部侍郎，當時的莆田詩人鄭岳寫道：

明皇西幸蜀，崑坡駐鑾旂。六軍不肯發，宛轉縊娥眉。悠悠百世下，撫跡空嗟咨。妖氛豈未散，閹豎復生茲。懷奸竊大柄，國勢欲潛移。事頗天寶類，幸爾亟誅夷。群奸起嗣虐，四海成瘡痍。亂階鑿婦寺，永垂萬世規⁶。

原來劉瑾在陝西的故居離楊貴妃的斃命處馬嵬坡才幾百步距離，鄭岳巧妙

⁵ 錢謙益，《列朝詩集》（上海：三聯書店，1989年4月初版），頁388，〈丙集第十六〉。

⁶ 鄭岳，《山齋文集》，收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），冊1263，卷1，頁9，〈發陝城〉。

地指出唐和明的宦官爲害之烈⁷，將歷史和現實作了完美的結合。

還有是劉瑾派去地方上的鎮守太監，狐假虎威，魚肉百姓的情況，也被當時的文以詩作記錄下來，最有名的是南京的守備太監劉瑯和浙江的鎮守太監王堂；劉瑯先後擔任過陝西、河南鎮守太監，後來調至南京，生性貪婪，累積了無數的錢財，並不知足，竟在私宅建玉皇閣，請來一夥術士，大搞爐火煉丹，術士藉機裝神弄鬼侵吞劉瑯許多銀兩，劉瑯有一珍寶玉縵環，術士詐稱要獻給玉皇大帝，卻找機會竊出，結果有人作詩曰：

堆金積玉已如山，又向仙門學煉丹。空裡得來空裡去，玉環原不繫縵環⁸。

相當生動、形象鮮活的一首諷刺詩。而浙江富陽縣的特產是茶葉和鱖魚，鎮守太監王堂每年爲了上貢，搜括民間這些特產，百姓不堪其擾，當時的分巡僉事韓邦奇（西元 1479 年-1555 年）寫了這首《富陽民謠》：

富陽江之魚，富陽山之茶，魚肥賣我子，茶香破我家。採茶婦，捕魚夫，官府拷掠無完膚。昊天胡不仁，此地亦何辜？魚胡不生別縣，茶胡不生別都。富陽山，何日摧？富陽江，何日枯？山摧茶亦死，江枯魚始無。山難摧、江難枯，我民不可蘇⁹！

這首詩悲憤地揭露王堂及其爪牙競相搜括富陽百姓的罪行，韓邦奇還因此下獄¹⁰。

後來到了嘉靖年間，雖然劉瑾已誅，但王廷相（西元 1474 年-1544 年）

⁷ 鄭岳這首詩，同時描述了唐代的女禍與宦禍，但明代並無女禍，又筆者爲了行文方便，此處只採用宦禍和明代作比較。

⁸ 陳洪謨，《治世餘聞》下，卷 4，頁 59。

⁹ 韓邦奇，《苑洛集》，收於《四庫全書珍本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3 年），冊 361，卷 10，頁 180，〈富陽民謠〉。

¹⁰ 張廷玉，《明史》，卷 210，頁 5318，〈韓邦奇〉。

因曾被劉瑾貶官¹¹，也感嘆寫下了長詩《西山行》，內容雖沒有指名道姓，但一看即知主角是劉瑾：

西山三百七十寺，正德年中內臣作。華緣海會走都人，碧構珠林照城郭。憶昔武王倦機務，金馬門前有權豎。賣官何止金為堂，通賄能令鬼上樹。六邊將帥多奴賤，未掛兵符先見面。文官細瑣不值錢，鎮守監鎗動千萬。熏天氣燄伴天子，噓之者生啐即死。眼前變故如掌翻，有賄方能保無事。南海明珠不足尚，西域珊瑚鬥尋丈。九州珍寶集京都，遂使私門敵內帑。人間富貴爾所有，不慮生前慮生後。高墳大井擬王侯，假借佛宮垂不朽。鑿山九仞平如席，殿閣輦飛照雲日。已請至尊親賜額，更為諸僧求護敕。東林畫壁千步廊，西林蓮臺七寶妝。南庵日夜低浮圖，北寺虹霓垂石梁。金銀何等委溝壑，夜夜中天生寶光。釋迦釋迦爾亨會，慈悲反受豪華累。土木橫起西山妖，忍見蒼生日憔悴¹²。

這首詩開宗明義地指出明代北京寺廟和宦官之間的關係，但更多著墨的是劉瑾向文武百官的索賄貪污，以及廟寺生祠的富麗堂皇情況。從這幾首詩可以明顯地看出，主要是控訴劉瑾及其黨羽的蠻橫霸道，是比較負面的描寫。

戲曲領域

在明清的文學創作類型中，戲曲的表現相當出色，尤其是許多明清文人藉雜劇來抒發胸中憤慨，使得雜劇也變成了文人遣興抒懷的工具，與劉瑾同時期的康海（西元 1475 年-1540 年）和王九思（西元 1468 年-1551 年），

¹¹ 張廷玉，《明史》，卷 194，頁 5154，〈王廷相〉。

¹² 王廷相，〈王氏家藏集〉，《王廷相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 9 月初版），卷 13，頁 194-195，〈西山行〉。

這兩個傑出的作家先後寫了《中山狼》和《中山狼院本》¹³。據曾永義教授考證，《中山狼傳》應是宋代謝良的傳奇小說，本來故事的主要內容是描寫趙簡子雄鷲強悍，挾烏什之弓，搭蕭慎之矢，大獵於中山，中山狼倉皇而逃，東郭先生愚守墨家兼愛之道，設法藏狼，以敵為友，終罹大難，老杏、老特滿懷怨恨，正話反說，杖黎老人，巧妙設局，杖殺惡狼¹⁴，總計六個人物。

康海的《中山狼》劇本基本上與原著謝良的傳奇小說無異，且排場緊張，賓白無寸隙，曲辭語語本色，直摩元人之壘¹⁵，尤其是對景物的描寫，情境的鋪陳，的確有元曲情景交融的畫面：

古道垂楊噪晚鴉，看夕陽恰西下，呀呀寒雁的落平沙，黃埃捲地悲風括，陰風遍野荒煙抹，只見的連天衰草岸，那裡有林外野人家，秋山一帶堪描畫，搵不住俺清淚洒袍花¹⁶。

當然康海目的不是在賣弄文學才情，主要揭露當朝權貴的豺狼本性，特別是最後透過杖黎老人的唾罵，提醒知識分子不應助紂為虐的政治態度：

先生說的是那世上負恩的，好不多也。那負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祿，不幹得一些兒事，使著他的奸邪貪佞，誤國殃民，把鐵桶般的江山，敗壞不可收拾。那負親的受了爹娘撫養，不能報答，只道爹娘沒些掙挫，便待拆骨還父，割肉還母，纔得亨通；又道爹娘虧他抬舉，

¹³ 台大中文系曾永義教授認為康海的雜劇《中山狼》和王九思的《中山狼院本》是依據宋代謝良的傳奇小說《中山狼傳》，而不是一般認為《中山狼傳》是馬中錫作品。康海的劇本情節完全依照《中山狼傳》敷演，王九思的《中山狼院本》只用一折，明代的短劇從此開了端緒，且除了康海、王九思外，還有汪廷訥和陳與郊亦作了中山狼雜劇，只是汪、陳作品俱以散佚。見曾永義，《明雜劇概論》（台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99年4月2版），頁306-314。本文以康海的雜劇《中山狼》為主。

¹⁴ 欲見《中山狼》故事梗概，可參閱青木正兒，《中國近世戲曲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6年8月初版），頁158-159。

¹⁵ 青木正兒，《中國近世戲曲史》，頁159。

¹⁶ 康海，《中山狼》，陳萬鼎主編，《全明雜劇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79年6月初版），第5冊，頁3。

卻不思身從何來。那負師的大規大樣把個師父做陌路人相看，不思做蒙童時節教你讀書識字，那師父費他多少心來。那負朋友的受他的周濟，虧他的遊揚，真是如膠似漆，刎頸之交，稍覺冷落，卻便別處去趨炎趕熱，把那窮交故友，撇在腦後。那負親戚的傍他喫，靠他穿，貧窮與你資助，患難與你扶持，纔豎得起脊梁，便顛番面皮，轉眼無情，卻又自怕窮憂人富，劃地的妒忌，暗裡所算他。你看世上那些負恩的，卻不個個是這中山狼麼¹⁷！

這裡康海藉杖黎老人之口，痛斥負君、負親、負師、負親戚、負朋友的無恥之徒，比比皆是，其中負朋友一說，是指不是朋友有恩不報，而是稍覺冷落，便已去別處趨炎附勢，即被影射李夢陽忘恩負義。原來正德年初，劉瑾專政之時，李夢陽代韓文起草奏章彈劾劉瑾，結果被劉瑾逮捕入獄，將要處死，因康海與劉瑾都是陝西同鄉，且劉瑾久仰康海才情文采，於是李夢陽在生死關頭，嘗試向康海求救，後來康海謁見劉瑾為李夢陽說情，李夢陽因此獲得釋放。後來劉瑾勢敗，康海因受劉瑾牽累被削職為民，李夢陽又被朝廷起用，不但不為康海申辯，反而嫉妒康海，所以有人認為康海的《中山狼》是為報復李夢陽忘恩負義而作。

但事實上康海絕非瑾黨，在劉瑾用事期間，曾經數次以崇秩誘康海，康海皆在談笑間推卻¹⁸，正因為如此，康海才修撰八年，不陟一階¹⁹，可以說劉瑾欣賞康海，康海並無藉故依附劉瑾；而根據現有文獻考察，康海與李夢陽的友誼自始至終並沒有改變，這可從康海與李夢陽相互寄贈的感懷詩首為證²⁰，他們友情甚篤，且明代的文集筆記似乎未見有李夢陽和康海關係惡化的記載，康海作品集《對山集》中也看不到抱怨李夢陽忘恩負義不

¹⁷ 康海，《中山狼》，頁 22。

¹⁸ 康海，《對山集》，收於《四庫全書珍本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3 年），冊 351，卷 2，頁 3，〈與彭濟物書〉。

¹⁹ 李開先，《李中麓閒居集》，收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）集部，冊 1340，〈康海傳〉。

²⁰ 穆甲地，〈雜劇《中山狼》思想實質剖析〉，《唐都學刊》第 14 卷，1998 年第 2 期，頁 66-67。

救援的文字²¹；且康海的罷官，大部分的原因是提倡詩文復古運動，反對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萎蕩的文學潮流，得罪了台閣重臣李東陽²²，基於以上幾個理由，已有許多學者認為康海的《中山狼》雜劇是諷刺李夢陽一說並不正確²³。

反而到了清代，石韞玉將康海營救李夢陽的過程寫了另一齣雜劇《對山救友》，《對山救友》的主角人物即是康海和劉瑾，此劇一開始就以伯牙與鐘子期兩人惺惺相惜、知音難尋的友誼來比擬康海與李夢陽的肝膽相照，頗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味道，後來夢陽求救，康海並不以自己名節為重故意坐視不管，決定拜謁劉瑾，希望能救出夢陽，劉瑾本來就相當欣賞這位同鄉狀元，早托人引薦希望與康海交往，但康海認為他是朝廷的文學侍從之臣不應與宦寺往來，所以一直拒而不往。此時康海自己上門求助，劉瑾求之不得，以禮相待，在酒酣耳熱之際，也答應了康海的請求，釋放夢陽²⁴。整齣劇幾乎是以傳記的形式表現，如對劉瑾的描寫：

咱家劉瑾原是當今正德皇帝一個藩邸舊人，主上既登大寶，即封我為司禮監，掌百官之奏章，傳一人之命令，真個是口銜天憲，手執朝權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可笑那些讀書官兒，不達時務，動不動上一本，說道：宦官職在掃除，不可干與國政。我倒好笑，宦官既然干與不得國政，朝廷又要司禮監怎麼？萬歲見了那些本章，哈哈大笑，對我說：這是你的對頭，你自己去處分了罷！咱家就說：這些直言敢諫的，都是忠臣，不過書獃子一派迂腐見識罷了。雜家得了萬歲爺這句話，便把他們貶的貶，殺的殺，盡情處置一番，如今說歎話的人也漸漸少了²⁵。

²¹ 曾永義，《明雜劇概論》，頁 308-309。

²² 田守真，〈康海事略〉，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 22 卷第 4 期，1995 年 10 月，頁 65。

²³ 台大曾永義教授、四川師範大學田守真教授、穆甲地先生皆認為康海的《中山狼》雜劇並不是諷刺李夢陽之作。

²⁴ 鄭振鐸，《清人雜劇》初二集，頁 43-48，〈對山救友〉。

²⁵ 鄭振鐸，《清人雜劇》初二集，頁 46，〈對山救友〉。

這裡面從劉瑾是武宗的東宮舊人，到擔任司禮監，清楚點明司禮監掌處理章奏之權，是明代宦官能夠干政的關鍵，再到武宗放任劉瑾隨意處置參奏他的大臣，基本皆與史實相符。

其它大約有兩處與史實出入較大，一是按照劇本內容所寫康海與李夢陽是文章契，性情通，十載知交管鮑同（《對山救友》內容語），所以才以伯牙和鐘子期談話投機，結為八拜之交作為比喻，但谷應泰卻記載：

夢陽客左氏者詣獄語夢陽曰：子殆無生路矣！惟康子可以解之。夢陽曰：吾與康子素不相下，今死生之際始託之，甯不愧於心乎？²⁶

可見李夢陽自己都認為與康海的交情應只是停留在只聞其名，並沒有實際的交往，現在面臨生死之際才請求康海救助，覺得內心有愧，也就是說實際上兩人交情並不如劇本所寫私交甚篤，情同兄弟。

另一個較大的出入是劇本描寫康海說服劉瑾釋放李夢陽，只用了李夢陽是康海的骨肉之愛為理由，劉瑾即慷慨的答應，隨即釋放李夢陽，但據《明史紀事本末》記載：

遂詣瑾，瑾大喜，延置上座，海曰：昔唐玄宗任高力士，寵冠群臣，且為李白脫襪，公能之乎？瑾曰：即當為先生役。海曰：不然。今李夢陽高於李白，而公曾不為之援，奈何欲為白脫襪哉！瑾曰：此朝廷事，今聞命當為先生圖之。海遂解帶與之飲²⁷。

很明顯地在《明史紀事本末》的記錄是康海還用了高力士幫李白脫襪的典故，來說服劉瑾，似乎比《對山救友》較具戲劇性，當然兩者都表現了只要是康海的朋友，劉瑾其實都願意幫忙。從整齣劇看來，劉瑾威風八面，

²⁶ 谷應泰，《明史紀事本末》，卷 43，頁 445，〈劉瑾用事〉。

²⁷ 谷應泰，《明史紀事本末》，卷 43，頁 445-446，〈劉瑾用事〉。

意氣風發，而康海因有求於劉瑾，相對姿態較低，不過劉瑾的確欣賞康海，在開懷暢飲之後，同意釋放夢陽：

百壺清酒如泉涌，直憑的主人情重，把囚鸞檻鳳輕輕縱，不計較譏和諷，他犯的是瓜田李下，你疑的是蛇影盃中，你為我一時慷慨，我代他百般惶恐，如今魚逝滄波，鶴放遙空優容，似這般高誼難逢。

28

最後任務達成，結局圓滿，石韞玉對劉瑾的塑造，除了口氣狂妄外倒沒有特別負面的描寫，甚至還認為劉瑾有些許惜才慷慨之氣；倒是康海在尾聲時擔心旁人會認為他是趨炎附勢之輩，康海的擔憂成真，符合了後來劉瑾勢敗，康海以瑾黨終被罷黜的結局。

小結

從以上的詩賦和雜劇的作品看來，很明顯地與劉瑾同時期的文人大臣，對劉瑾是極盡攻擊之能事，描寫劉瑾全是負面形象，控訴他的作品相當多，幾乎是以詩的形式表現；而雜劇《中山狼》的主角和內容雖與劉瑾或明代政治環境無關，但作者康海才氣縱橫，為劉瑾欣賞，為了救李夢陽，被視為瑾黨，政治生涯也因此受阻，一生抑鬱不得志，寫出了具有警世意味的《中山狼》雜劇，揭露宦監權貴的殘酷無道，是明代中葉不可多得的戲劇力作；而清代文人石韞玉的雜劇《對山救友》，因內容稍短且事隔久遠，石韞玉本身也不是被劉瑾迫害的朝臣，所以《對山救友》並沒有一昧地控訴劉瑾的罪行，只是近乎傳記般地記錄與康海的對話和交手，過程太平板直敘，情節單薄，內容也沒有高低起伏，戲劇張力不夠，難怪被鄭振鐸認為庸腐無生動，儒生寫作雜劇不能出色的事例²⁹。

²⁸ 鄭振鐸，《清人雜劇》初二集，頁49，〈對山救友〉。

²⁹ 鄭振鐸，《清人雜劇》初二集，跋二，〈花間九奏〉。

第二節：京劇《法門寺》中的劉瑾

《法門寺》的內容

《法門寺》是一齣以劉瑾為主角之一的京劇，雖是群戲，主角人物眾多，但值得注意的是劉瑾在劇中搖身一變成為一位判官，其正面形象卻與過去歷史和文學所描述的貪污納賄、蠻橫霸道的劉瑾大相逕庭！《法門寺》的主要內容是描寫明正德間，鄆鄆縣有一女子名宋巧姣（嬌），因痛失未婚夫傅鵬，偶與孫玉姣（嬌）沿門調情，致冤遭不白，屈承圖姦，殺死二命之罪，鄆鄆縣令趙廉，並不徹底追究，輒含糊定讞，因是心不甘服，先向案中關鍵人劉媒婆處，賺得實情，遂慨然代夫鳴冤上控。時劉瑾扈從太后，幸驛法門寺拈香，巧姣冒死叩關，劉瑾旁侍太后，在佛殿親審一遍，太后察其所告非虛，即命劉瑾徹查平反，劉瑾立即簽傳趙廉至寺，怒斥趙廉昏瞶枉法，兒戲人命，當命趙廉火速緝拿真凶。趙見巧姣狀詞，方知尚有劉媒婆及一千人等，為案中要犯，因滅口掐死宋興兒之事，兩案俱定。卒釋出傅鵬於獄，苔劉媒婆，殺劉彪、劉公道償命。並奉太后旨，以玉嬌許配傅鵬為二房妻，至是案結¹。

此劇最早見於道光二十五年（西元 1845 年）刊本《都門紀略》，又名《鄆鄆縣》、《佛殿告狀》²，也有《井邊相驗》³的別稱，如果將《拾玉鐲》與《法門寺》串連在一起，又稱為《雙姣奇緣》⁴。內容據傳是民間的連套離奇命

¹ 上海中華圖書館編輯部主編，《戲考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0年7月初版），頁1，法門寺。不同版本，劇情有些出入，如據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的結局是宋巧姣、孫玉姣不分大小，皆與傅鵬完婚。

² 曾白融主編，《京劇劇目辭典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89年6月初版），頁846-847。《都門紀略》四集，都門即當時的北京，原為來京的遠來客商所作，記載了京師舖戶、巷名、物產、人情等，書中提到當時的北京各戲班的主角所擔任的角色，其中三慶班的程長庚飾演《法門寺》趙廉一角，見清楊靜亭編，張琴等增補《都門紀略》，頁61，收於張智主編，《中國風土志叢刊》14，（揚州：廣陵書社，2003年4月初版）。

³ 上海中華圖書館編輯部主編，《戲考》，頁1，〈法門寺〉。

⁴ 曾白融主編，《京劇劇目辭典》，頁847。而《拾玉鐲》一名《買雄雞》，又名《孫家莊》，故事大綱敘述陝西鄆鄆縣城外，「孫家莊孫寡婦，生女曰玉姣，荳蔻年華，丰姿曼妙。其母因家計困窮，以養雞為生，玉姣則日事女紅；有世襲指揮使傅朋者，至郊外踏青，，鄉村間柳綠桃紅，已極游目馳懷之樂，忽於竹籬茅舍中，見一絕色女子，手托香腮，停針不語，若有所思，傅目逆而送之，曰美而豔，遂不顧唐突，上前詢問姓氏，玉姣見傅風流瀟灑，亦不愧為翩翩

案，後由劇作家改編為劇本，命案是否確有其事，不得而知，但透過戲曲的散布，流傳頗為廣大。而劇名《法門寺》係因劇中劉瑾陪太后降香、且復審命案之寺廟，即是收藏佛指舍利聞名的「法門寺」（陝西省扶風縣），寺中大雄寶殿甬道有一青石，正中有兩個凹陷，相傳為巧姣下跪之石，此事為民間傳說⁵，難以查證。

劉瑾扮演的角色

《法門寺》是《拾玉鐲》的後本，本文是以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⁶中的《法門寺》內容為主，此版本是將《拾玉鐲》故事透過宋巧姣的訟狀放進《法門寺》劇本中⁷，內容一開始即說明劉瑾的威勢及受重視的程度：

赫赫騰騰屬咱紅，我國江山錦大明，天下世子尊咱貴，何用西天把佛稱，…蒙太后老佛爺認為義兒，千殿下身受九千歲之職⁸。

這裡的“咱”當然是指劉瑾，不僅皇帝重視他，連太后都將他收為義兒，

公子，脈脈含情，備告以母女歷史，傳贈予玉鐲，玉姣故作羞怯，卻而不受，傳委鐲於地，玉姣俟其去遠，始拾藏於袖，不意兩人繾綣深情，早為鄰居劉媒婆所窺破，突至孫家，詰問玉鐲之所由來，玉姣紅暈於頰，言語支吾，媒婆直道其隱，玉姣無可掩飾，懇媒婆不傳於外，以免旁人之飛短流長，媒婆遂甘言以誘之，且肯為成全其好姻緣，索取表記，回贈傅公子，玉姣乃與以繡鞋一隻，後媒婆子劉彪，見鞋圖奸，竟演出種種慘劇，傅朋性命不保，幸有未婚妻宋巧姣，直到太后前鳴冤，由劉瑾徹底追究，始得昭雪，〈法門寺〉一齣，即此劇後本」。見上海中華圖書館編輯部主編，《戲考》，頁1，《拾玉鐲》。

⁵ 佚名，戲曲《法門寺》（本站原創，2004年10月27日），

http://www.famensi.com/Article_Show.asp?ArticleID=878（2005年2月23日）。

⁶ 「車王」全稱車登巴咱爾王，清代喀爾喀蒙古賽因諾顏部人，成吉思汗直系子孫；今天所謂的「車王府」即北京「那王府」，這座王府因車登巴咱爾而稱車王府，因達爾瑪而稱達王府，因那彥圖而稱那王府；車王府曲本即是指收藏於車王府內的一批曲本。說唱部分包括鼓詞、子弟書、雜曲三類，戲曲部分以京劇為主體，次為崑曲，還有高腔、弋陽腔、吹腔、西腔、秦腔、傳奇、木偶戲、皮影戲等，曲本共四千多冊。著名戲曲專家王季思教授認為「車王府曲本」從文化史的角度看來，它為我們提供了清代由盛而衰階段的民情、風俗、宗教信仰、民族關係等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；從戲曲史的角度看，它填補了崑腔高據劇壇到京劇代之而起的一段過渡期間的空白，單就這兩點，它在近代的發現，將可與安陽甲骨、敦煌文書相提並論。參閱劉烈茂、蘇寰中、郭精銳主編，《車王府曲本菁華》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8月初版），頁1-2，〈前言〉。

⁷ 傅杰，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（北京：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初版），第37函，《法門寺》。

⁸ 傅杰，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第37函，《法門寺》。

貴為九千歲之尊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可見其權勢如日中天，身旁還有一位奴才名賈貴⁹，隨身伺候；後來劉瑾升堂審判，劉瑾與皇帝並駕齊驅，已經將劉瑾和皇帝合而為一：

大明當朝第一人，見他由如見聖君，身擔重任解凶犯，口念彌陀申詳文¹⁰。

劉瑾既然已是聖君的替身，代表皇帝，執行司法審判。關鍵女主角是宋巧姣，是男主角傅鵬之未婚妻，為了拯救未婚夫傅鵬，先誘劉媒婆伴酒套出真言，利用太后拈香，代夫伸冤，肝膽烈性，開始救夫上告，重啟官司，訴狀曰：

告狀女子宋氏巧姣係郿縣生員宋國石之女，替夫伸冤事，許符門六禮已成…，因丈夫符朋誤遺玉鐲一支，被孫玉（姣）檢去，備（劉）媒婆看見，奸計蜂媒誘鶉離餌，無所不至，不意孫氏綉房偶殺二命，縣主檢驗，以玉鐲為疑，鎖拿孫氏、符朋嚴審，符朋屈認命案，又係世襲指揮拿問收監，堪堪至死，為此哀哀上告，哀哀上告¹¹！

劉瑾見了訴狀稱讚狀子寫得不錯，與太后還稱許宋巧姣勇氣可嘉，願意接見宋巧姣，宋巧姣面見太后和劉瑾，再把冤情訴說一遍，太后當場命劉瑾重新審理此案。

劉瑾知道此案誤判的關鍵人物是郿縣縣令趙連，要求趙連需三日內決斷此案，否則性命不保，使得趙連感嘆清官難為：

郿縣在馬上心神不定，這幾日為凶犯死裡逃生，勸世人休為官，

⁹ 傅杰，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第37函，《法門寺》。

¹⁰ 傅杰，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第37函，《法門寺》。

¹¹ 傅杰，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第37函，《法門寺》。

務農為本，你看我七品官，不如黎民；自幼兒在窗前習學孔孟，上京都赴科場，榜上有名，蒙聖恩，身受了鄆鄆縣令，並不曾貪金銀，剋扣良民，實指望做清官，榮陞一品，又誰知孫家庄起下禍根¹²。

趙連認為他為官不貪污納賄，算是一位清官，還落得如此下場，不如黎民百姓務農為生，但趙連畢竟不是腐儒，官場混跡多年，雙管其下，見劉瑾之前先買通劉瑾身邊的奴才賈貴為自己美言幾句，以及將此案來龍去脈和相關人犯作了一番整理：

孫玉姣無家教，門前站定，引動了小傅朋起下淫心，假意兒失玉鐲，以為憑證，內有個劉媒婆老不正經，他二人姻緣事，自有三媒六証，誰叫你拿綉鞋，背地勾情，孫玉姣被你勸，已經應允，你不該對你兒細說詳情，常言道：子不正，母當教訓，為什麼由著他（任）認意而行，這一旁罵劉婆（裝）粧聾不聽，回言來罵劉彪，件件是真，在大街宰牛馬，殺牲害命，用大秤合小斗，昧卻良心。傅鵬在大街常常行走，為什麼拿繡鞋訛詐他銀，你二人在大街爭吵一頓，又誰知你這賊懷恨在心，孫家庄黑夜間連傷二命，這件是（事）就不該陷害旁人，論理條你一人難償二命，按王法該將你碎骨分身。劉公道當鄉約，常在衙門，你為何見人頭不打報，呈宋興兒年幼小被你害命，可憐那宋國石絕了後根，老奴才做謊狀，將他告定，又告那宋興兒盜物逃生，這見事是本縣一時錯問¹³。

趙連此時生命攸關，發揮了真才實學，先把一千人犯關係釐清，先把案情重新審視一遍，寫完詳文後再求見劉瑾。

最後的相關人犯則是由劉瑾負責審判斷案，連親信的奴才賈貴也有相當的影響力，但基本上是依照趙連的意見，將傅鵬、孫玉姣、劉彪、劉公

¹² 傅杰，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第37函，《法門寺》。

¹³ 傅杰，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第37函，《法門寺》。

道、劉煤婆等一千人犯直接作了處置：

付白：我真會沒瞞見，咱家看你的詳文，作得也好，審得也道清，
只是把一個世襲指揮收禁在監。…。

唱：孫玉姣告他遺玉鐲，因此差人去捕捉，臣審口供有例錯，行文
不敢亂發落。…。

付白：難為你審問吓。…傳傳鵬。…你是個世襲指揮，為何將玉鐲失
現民女，惹此大禍？…。

唱：凶犯連夜動干戈，內有玉鐲起風波，遍體排牙說不過，伏望千
歲主定奪。…。

付白：傳孫玉姣。…你家夜殺二命，為何執告傳朋？…

唱：拾玉鐲把終身托，夜夜燈下卜卦課，縣令檢驗問著我，因此無
奈胡亂說。

付白：代劉彪上來。…你與傳朋相打，夜殺二命從實招來。…好胎子
吓！…怎麼一刀就殺了兩個。…趙連，劉彪應該何罪？…推去
砍了。…代劉公道。…你當鄉約，隱瞞人頭又打人下井，從實
招來。…。

唱：只尊王法當鄉約，只為人頭無下落，打死興兒免後禍，天網恢
恢脫不過。

付白：這等說來，你名字叫公道，心裡竟是一肚子男盜女娼，趙連，
劉公道該問何罪？…代劉煤婆上來。…你誣繡鞋，盜奸賣情，
大傷風化，從實招來。…。

唱：貪圖花紅當媒婆，誰料兒子又作惡，小事弄得天大禍，從今再
不敢說合。

付白：趙連，劉煤婆怎樣發落？…把他也殺了罷！…這可太便宜了
他，來將他趕出去。…趙連，這庄命案都虧宋巧姣！…。

賈上白：啟千歲，太后老佛爺吩咐下來，孫宋二女不分大小，許配傳朋。

付白：哈！正合吾意，趙連，咱家也不降你官，我罰你兩分粧奩，不

說咱家的。加升你知州，候咱家回京，再奏明聖上。…今有太州一缺，你夫妻滿月之後，赴任去罷¹⁴！

這是劉瑾在《法門寺》中最重要也是份量最多的一場戲，由上觀之劉瑾雖主導了整個審判過程，有賞有罰，事實上卻是趙連的建議安排，稱不上大公無私，但也能舉直錯枉，賞的是鄆鄆縣縣令趙連、傅鵬、孫玉姣，罰的有劉彪、劉公道、劉煤婆，尤其是罰的部分，劉彪、劉公道立即論斬，劉煤婆趕出，這些刑罰主要是靠鄆鄆縣縣令趙連所提供的法律資詢，劉瑾似乎只有問話和威脅犯人用刑的功能，間接證實劉瑾其實對朝廷律法並不熟悉。

趙連審判的依據，還是依照殺人償命的原則，但對劉煤婆並無連坐處罰；而賞的部分則是由太后和劉瑾決定，太后作主令孫玉姣和宋巧姣兩女，與傅鵬完婚，劉瑾則是安排了趙連和傅鵬的出路，趙連小罰大升，本因錯判差點製造冤獄，後助審有功，讓劉瑾擁有平反冤獄的美名，將功贖罪，從縣令升知州。而傅鵬除了娶得兩位美嬌娘之外，又可赴任太州，應是最大的贏家。從這裡可以看出，劉瑾直接行使人事任命權，不須經過皇帝同意，賞罰皆由劉瑾作最後的裁決，最後是才子（傅鵬）佳人（孫玉姣、宋巧姣）婚配團圓的喜劇收場。

《法門寺》的內容分析

此劇本中錯字不少，大多是音同字不同，如傅鵬，是開國功臣傅有德之後，為世襲指揮¹⁵，劇本卻將名字寫成符朋或傅朋，鄆鄆縣縣令趙廉寫成趙連，餵「鶯」應是「鷹」，「代」上來應是「帶」上來等不勝枚舉；還有劉瑾是陝西人¹⁶，不是劇本中寫的山西人，甚至七歲進宮，九歲淨身的說法，

¹⁴ 傅杰，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》第37函，《法門寺》。

¹⁵ 張廷玉，《明史》，卷129，頁3788-3803，〈傅有德〉。

¹⁶ 見第三章第一節。

應該是筆誤，可能是七歲淨身，九歲入宮¹⁷，這些都是很明顯的錯誤。

整齣戲看來，《法門寺》人物眾多，劇情也頗為曲折複雜，尤其是以為逮到劉彪誤殺二命，沒想到居然又挖到宋興兒的屍體，高潮迭起，原來是劉公道滅口，最後兩案俱破，水落石出，還傅鵬清白，劇情鋪排的戲劇效果不錯。劉瑾的主戲就是由他主持的明代法庭戲，雖然是趙連提供刑罰的輕重，這裡作者是否有明褒暗貶或諷刺的意味，不得而知，但這場戲至少還是呈現了劉瑾平反冤獄，斷人生死的過程。

這場戲還有一個特色，即劉瑾在審判過程中全部是口語對話，還夾帶些詼諧逗趣（審問劉彪時的對話），不似被審判對象皆以七言唱詞回答，可能是作者為了劇情的鋪陳設計或是舞台效果的需要；另外值得注意得是宋巧姣的角色，從劇本中可以看出宋巧姣對於自己丈夫的幫助是舉足輕重的，如果不是宋巧姣勇於遞狀投訴，傅鵬極可能冤死獄中。

劉瑾正面形象的緣由

劉瑾在《法門寺》中以正面形象呈現，與其它描寫劉瑾弄權舞弊，殘害忠良的京劇《三門街》¹⁸，或劉瑾預謀篡位的京劇《千里駒》¹⁹截然不同，為何劉瑾在京劇《法門寺》中是一位平反冤獄的判官？依筆者推測，應與清代掌管宮廷戲劇機構昇平署有關。

根據清代的宮廷戲劇機構的沿革²⁰，昇平署是道光七年（西元 1827 年）所成立，把原來乾隆朝所設立的宮廷演劇機構南府的民籍學生全數退出，

¹⁷ 上海中華圖書館編輯部主編，《戲考》，頁 2，《法門寺》。

¹⁸ 《三門街》是描述劉瑾專權，嫉妒馬關鎮守使洪金章有功，與奸相史洪基讒害之。見陶君起，《京劇劇目初探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80 年 12 月 2 版），頁 308。《三門街》是從坊間《三門街》前後集小說改編，小說本身與正史無關，只是作者藉題發揮，以定是非善惡，後經上海名伶趙如泉編排成劇，共計十本，劇本也與原書不同，主要闡釋任俠仗義、愛國忠君之意。參閱上海中華圖書館編輯部主編，《戲考》，頁 2，《三門街》。

¹⁹ 《千里駒》是描寫劉瑾謀篡位，誣明武宗往泰山泉林寺降香，暗囑寺僧飛龍和尚行刺，劉瑾又妒恨吏部劉俊，預造假箭，上刻劉名，擬陷害之。見陶君起，《京劇劇目初探》，頁 309。

²⁰ 清初承襲明朝制度，成立教坊司來管理朝會宴享所奏，而宮中演劇人員，則在女樂和太監兩者改來改去，最後決定由太監擔任內廷奏樂之事，而這些習藝的太監，即成了宮中戲班的雛形，一直到乾隆朝，成立了專責演劇機構即南府和景山，開始負責承應戲差的工作，延續了七十多年。見丘慧瑩，〈關於《清昇平署志略》論及南府、景山的幾個問題〉，《南京師大學報》社會科學版，1998 年。

仍回原籍，並將南府改為昇平署，專以太監承應²¹，自此昇平署規模大致固定下來。此時宮廷劇種是以崑曲和弋陽腔兩種為主，皮黃（京劇）尚未普遍²²。及至咸豐年間，因咸豐皇帝和慈禧非常欣賞皮黃，又恢復了挑選民籍學生的做法，並挑選各戲班優秀演員到宮廷教太監演唱皮黃，稱為教習²³，可是太監學戲，不能夠在短時間內趕上外面戲班的優秀演員，滿足不了慈禧的要求。

在同治至光緒九年（西元 1883 年）的時間中，宮內又成立了一個新的戲曲組織，叫做普天同慶科班，這個組織不在昇平署編制內，而歸屬慈禧管轄，這是選年幼太監專學皮黃的科班，習稱本宮²⁴；皮黃就在原昇平署的內監、本宮的內監，及應召入宮承應的民間藝人混合演出，且兼收不同劇種，它的腔調，既有皮黃、崑曲，又有吹腔之類。

由于京劇源出徽班，本屬南籍，一俟南行，遂結合當地民情風俗而作措施。因此，許多省分除當地劇種之外，都兼有京劇班，而京劇能為許多省分所接受，又與皮黃系統的聲腔早已流向各地有關²⁵。京劇出京推行各地，一方面發展了京劇本身，另一方面又影響了各地劇種和曲藝，互相影響消融之後，使宮廷民間互相影響，促進了皮黃戲的發展，於是人們稱皮黃稱京劇或國劇，也取代了崑曲，成為劇壇的主流。

一般京劇劇本來源有三，一為有些是昇平署所存舊本刪繁就簡，棄雅從俗，改為京劇劇本，二是宮廷御用文人所作，這是名家手筆，三為另有外學諸人攜進宮中的演出本，但必須經昇平署專人審閱，修定或潤色後，

²¹ 道光將民間藝人趕出宮廷是基於管理需要。見王芷章，《清昇平署志略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1年2月初版），頁43。

²² 嘉慶道光年間南府承應戲大都屬於崑腔、弋腔兩個劇種，在偶然的情況下曾出現亂彈，這個時期的亂彈內容包括時劇、吹腔、梆子、西皮二黃等劇種，又稱為夸腔。昇平署成立後。宮中的承應戲仍以崑、弋為主，只有少量的亂彈出現。到了咸豐十年至十一年，在承德避暑山莊一年中，承應戲三百餘齣，其中亂彈佔了三分之一，比例才逐漸上升；到了同治末年至光緒初年，亂彈戲再逐漸增加，亂彈一詞在這個時期演變為西皮二黃專指。見北京圖書館，《北京圖書館藏昇平署戲曲人物畫冊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7年10月初版），〈朱家溍序〉。

²³ 周妙中，《清代戲曲史》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12月初版），頁412。

²⁴ 馬少波，《中國京劇發展史》（台北：商鼎文化出版社，1991年初版），頁179。

²⁵ 郭精銳、陳佛武、壽耘、仇江，《車王府曲本提要》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89年12月初版），頁9。

再精抄呈進，昇平署留檔存查²⁶。由此推測，作者不詳的京劇《法門寺》，劇中的劉瑾以正面形象呈現，最有可能的劇本作者應是昇平署裡的太監，因為昇平署是由太監組成的宮廷戲班機構，劉瑾又是從明代掌管宮廷演戲的鐘鼓司崛起，對於清代昇平署裡的太監而言，劉瑾是他們的前輩，又是權傾一時的前朝宦官，清代基於明朝宦禍之鑑，對於宦官的約束相當的嚴格，清代太監能夠職掌的範圍和權力是少之又少，所以昇平署太監不管是修改舊本或是潤飾外學的演出本，極有可能將劉瑾塑造正面形象，藉以移情明代太監權勢高漲或是想提高清代太監地位的作用，這個可能性是很高的。

另一證據是《法門寺》的劉瑾臉譜扮相是勾紅臉²⁷，在京劇中勾紅臉是比較好的人物，最低限度，至少一生中還做過一些好事，《法門寺》中的劉瑾平反冤獄，所以有勾紅臉的資格²⁸，而據《中國劇目辭典》記載，劉瑾臉譜用紅淨就是昇平署改的²⁹。

從《法門寺》的劇本看來，文字淺白俚俗，文學價值不高，就連七句唱詞，也不精緻，整個格調及水平的確滿符合由昇平署的太監修改或潤飾的作品，這應當是許多文人不屑從事皮黃劇本的創作，使得文學造詣很高的京劇劇本並不多見有關，《法門寺》也不例外。

而外學的演出本亦復如此，因為過去致力于皮黃演出工作的人，大多也沒什麼求學機會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不能從眾多的劇目中任意選擇，演員學戲主要靠師傅口傳心受，他們學到的戲，往往只是他們師傅的拿手戲或熟悉的戲，也就是經過演員刻苦鑽研的揣摩，演出技巧高超的戲，這類的戲舞台效果很好，但作為案頭讀物，則令人感到內容平庸，文辭鄙俚³⁰。《法

²⁶ 馬少波，《中國京劇發展史》一，頁183。

²⁷ 藍力生，《中國戲曲臉譜藝術》（南昌：江西美術出版社，1993年5月初版），頁115。

²⁸ 當同一人物在人格或行為有所變化時，他的臉譜也應隨之改變，劉瑾在《法門寺》中是勾紅臉，可是在《三門街》中充分暴露了他擅權貪污、陷害忠良的本來面目，因此就必須勾成代表殘忍的油白臉了。參閱高戈平，《國劇臉譜藝術》（台北：書泉出版社，2003年9月2版），頁80-81。

²⁹ 王森然遺稿，《中國劇目辭典》（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9月初版），頁411，〈法門寺〉。

³⁰ 當時文人寧願去寫沒人演唱的崑曲劇本，作為案頭文學供人閱讀。見周妙中，《清代戲曲史》，

門寺》就算是外學演出本，既符合劇本的水平，也可解釋為了通過昇平署太監的審查，將劉瑾地位抬高，是有助於劇本的通過和演出的。

昇平署是清代宮廷掌管戲劇的演劇機構，也是京劇劇本最後的審查單位，京劇《法門寺》將作惡多端、反派形象的劉瑾塑造成平反冤獄、正派形象的劉瑾，應是昇平署太監最後修改或潤飾的結果。

小結

雖然《法門寺》劇本塑造了備受重視、威風八面的劉瑾，形象還算鮮活，可惜的是作者並沒有較深入的性格描寫或發揮，平反冤獄也是被動的，而其他人物除了堅毅勇敢的宋巧姣、前面糊塗後面精明的趙廉之外，也都是相當模糊，所以以文學的標準看來，京劇《法門寺》除了情節有一些變化之外，內容過於瑣碎鬆散，人物粗糙平板，也無深奧的哲理。但京劇是一種表演藝術，表演藝術是一種綜合性藝術，劇本的文學造詣不是最高也不會是唯一追求的目標，當然最好的情形是劇本的語言文字能與演員的動作相輔相成，且表演精采與否其實還得看唱腔、身段、音樂、舞台效果等其它方面藝術的配合，這應該才是表演藝術 - 京劇深入民間，廣受群眾歡迎的原因。京劇《法門寺》能夠在當時廣為流傳頗受歡迎，除了內容有一定的情節變化之外，應是此劇內含了兩種渴望，一種是昇平署太監欲藉劉瑾正面形象提高自己地位的渴望，另一種是民間追求殺人償命的素樸社會正義的集體渴望，兩種渴望在最後才子佳人的喜劇收場中獲得了滿足。